

便利讀者訂閱本刊辦法三項

甲

普通刊物預定均以一年計算本刊現爲讀者易于訂閱起見特改爲每卷一結束（即半年六期）零購連卷首特大號零購需洋一元五角現改爲本埠預定自取者祇收一元二角外埠連郵一元三角五分並一律加贈「兩世界叢書」八折優待券一紙
惟以直接向上海雜誌公司訂閱者爲限

乙

凡讀者已買本期特大號後如再欲訂閱本卷全份者本刊爲優待讀者計仍予與通融本埠讀者祇須繳款七角五分外埠八角五分即可訂閱本刊自第二期起至第六期止全卷之利益
惟以直接向上

丙

海雜誌公司訂閱者爲限

凡讀者訂閱本刊後如因事故或不合意時無論何時何地均可持本判定單向上海雜誌公司代定部退定改定或取還餘款（按比例計算）不使讀者遭受絲毫損失
惟以直接向上海雜

誌公司訂閱者爲限（凡託上海海雜誌公司代定國內外任何刊物均負無限責任讀者

隨時可以退定改定絕對自由）



譯文

新一卷
第一期

復刊號目錄

復

刊

詞

一二

特載

死魂靈

第二部(一)

一

N·果

戈

理作

魯

迅譯

佛

耶

士

論

一五

我怎樣學習的

A·盧那察爾斯基作

黎烈文譯

二四

世界的一天

M·高爾基作

齊生譯

四三

回憶

一一則

M·柯爾曹夫作

茅盾譯

五四

A·赫爾

爾

岑作

巴

金譯

送更司的碰壁

七七

H. F. 魯賓斯泰因作

孫用譯

風

雪

八九

A. 普式庚作

孟十鸞譯

驛

長

一〇九

A. 普式庚作

陳占元譯

自伙兒中的一個

一二六

C. 茲格史密斯作

姚克譯

初

陣

一三八

朝鮮 李北鳴作

胡風譯

柏爾·海瓦底夏天

一八九

J. 斯克育德堡作

麗尼譯

敦特拉的客人

二二〇

T. 渥杜洛夫作

周學普譯

瘋魔

之河

二二三

陶斐罕肯作

印堂譯



混

人

二三四

薔

薇

及

其

他

I. 屠格涅夫作

耿濟之譯

二六二

歌

兩

首

I. 屠格涅夫作

巴金譯

二六七

慈

善

家

及

其

他

M. 梅特林作

黎烈文譯

二七一

數

目

的

問

題

及

其

他

D. 別德內作

孟十還譯

二七七

後

記

記

S. 米亥洛夫斯基作

孫用譯

二八一

載

特

載

特

載

特

載

特

載

特

特

特

遠方

(中篇童話)

一一一二

A. 葛達

爾

爾

爾

爾

爾

爾

爾

爾

A. 葉爾穆拉耶夫繪

佩秋

華

譯

華

華

插圖

法郎士像(P·E·微倍爾木刻)·····	一五前
高爾基像(A·索洛威赤克木刻)·····	二五前
合奏(P·保夫理諾夫膠刻)·····	四三前
赫爾岑像及其簽字(K·哥爾勃諾繪)·····	五五前
風雪中的情侶(D·P·勃利斯木刻)·····	八九前
普式庚像(P·保夫理諾夫木刻)·····	一〇九前
銀行休息日(G·瑪萊木刻)·····	一八九前
蚌蜃(C·愛格萊菲特木刻)·····	二三前
屠格涅夫獵裝像·····	二六三前
慈善家(庫克立尼克索繪)·····	二七一前
基督復活活(同)上·····	二七三前
思想(同)上·····	二七五前
〔狂風吹着的枝條(M·阿尼萊木刻)·····〕	二八一前

文學創造叢書
第一種
遊記集

達夫遊記

郁達夫作
實價五角

新文藝家寫遊記文章的，郁達夫先生當然是第一手了。他的優美的散文，雋永的小品，已久爲讀者所欽崇，而爲青年們從事創作的典範，年來息影杭垣，旅行東南名勝，足跡遍江南，凡遊歷所至，輒爲文記之。其遊記之特點，除描寫風景勝蹟外，更記述各地之風土人情考證各地之古蹟典舊，處處引人入勝，與古人之專寫風月者不同。二年來集稿凡十餘萬言，除「展痕處處」外，重加入四萬言，成爲全集。愛好散文小品及喜旅行者不可不一讀此前無古人之名作也。全書三百頁，用潔白厚報紙精印一厚冊。現已出版。

第二種·劇本集

農村三部曲

洪深作

(在印刷中)

總發行所 上海雜誌有限公司

支店

廣州永漢北路
南京太平路中
漢口湖北街中

開封中山北街
昆明土主廟街
成都華興街中

復刊詞

先來引幾句古書——也許記的不真確，——莊子曰：『涸轍之鰓，相濡以沫，相煦以溼，——不若相忘于江湖』

「譯文」就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出世的。那時候，鴻篇鉅製如「世界文學」和「世界文庫」之類，還沒有誕生，所以在這青黃不接之際，大約可以說是彷彿戈壁中的綠洲，幾個人偷點餘暇，譯些短文，彼此看看，倘有讀者，也大家看看，自尋一點樂趣，也希望或者有一點益處，——但自然，這決不是江湖之大。

不過這與世無爭的小小的期刊，終於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終刊號」和大家告別了。雖然不過野花小草，但曾經費過不少移栽灌溉之力，當然不免私心以爲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氣和慰安：這是許多讀者用了筆和舌，對於「譯文」的憑弔。

我們知道感謝，我們知道自勉。

我們也不斷的希望復刊。但那時風傳的關於終刊的原因是折本。出版家雖然大抵是「傳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傳播文化」的致命傷，所以荏苒半年，簡直死得無藥可救。直到今年，折本說這才起了動搖，得到再造的運會，再和大家相見了。

內容仍如創刊時候的「前記」裏所說一樣：原料沒有限制；門類也沒固定；文字之外多加圖畫，也有和文字有關係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沒有關係的，那就算是我們貢獻給讀者的一點小意思。

這一回，將來的運命如何呢？我們不知道。但今年文壇的情形突變，已在宣揚寬容和大度了，我們真希望在這寬容和大度的文壇裏，「譯文」也能够託庇比較的長生。

死魂靈

(第二部)

俄國 N·果戈理 作

第一章

爲什麼我們要從我們的祖國的荒僻和邊鄙之處，把人們掘了出來，拉了出來，單將我們的生活的空虛，而且專是空虛和可憐的缺點，來公然展覽的？——但如果這是作者的特性，如果他有一種特別的脾氣，就只會這一件事：從我們的祖國的荒僻和邊鄙之處，把人們掘了出來，來描寫我們的生活的空虛，而且專是空虛和可憐的缺點，那又有什麼法子呢？於是我們又跑到荒僻之處的中心，又闖進一個寂寥的，淒涼的窠裏來了。而且還是怎樣的一個窠，怎樣的一個荒僻之處呵！

恰如帶着砲塔和角堡的無際的城牆一樣，一座不斷的連山，聯綿曲折着有一千維爾斯他之遠。

牠倨傲的，尊嚴的聳在無邊的平野裏，忽而是精光的粘土和白堊的斷崖，忽而是到處開裂的崩墜的絕壁，忽而又又是碧綠的山頂模樣，被着從枯株上發出的新叢，遠望就像柔軟的羊皮一樣，忽而終於是茂密的，幽暗的森林了，奇怪得很，還沒有遭過斤斧。那溪流呢，到處在兩岸間潺湲，跟着山蜿蜒曲折，只有幾處離開了牠，飛到平野和牧場那里去，流作閃閃的彎曲，突然不見了，還在白樺，白楊，或者赤楊的林中，映着輝煌的陽光，燦然一閃，但到底又勝利的從昏暗中出現，受着每一曲折之處的小橋，水磨和堤防的相送，奔波而去了。

有一處地方，是險峻的山地，特別滿飾着新的綠樹的螺髮。仗着山地的不一律，由人力的樹藝，南北的植物都聚起來了。櫟樹，楓樹，梨樹和柳叢，蕁苔和白樺，還有繞着蛇麻的山薇，這邊協力着，彼此互助着滋生，那邊妨礙着，擠得緊緊的，都滿生在險峻的山上。山頂上面，在碧綠的枝梢間，夾雜着地主老爺的紅屋頂，藏在背後的農家的屋角和屋梁，主邸的高樓和牠那雕花的露臺和半圓的窗戶——再在這挨擠的房屋和樹木的一團之上，是一所舊式的教堂，將他那五個貼金的光輝燦爛的閣頂聳在天空中。這閣頂上裝飾着金的雕鏤的十字架，是用同一質料的也施雕鏤的鎖索，繫在圓頂格上的，遠遠一望，令人覺得好像空氣被毫無支架，浮在蔚藍的天宇中的發光的鑄了錢的黃金，燒得紅光閃閃。而這樹木，屋頂和十字架的一團，又出色的倒映在溪水裏，這里有高大的不等樣的楊柳，一部分剩在

岸上，一部站在水中，把牠那糾纏着碧綠的，粘膩的水草和茂盛的睡蓮的枝葉浸入溪流，彷彿凝眺這輝煌的景象。

這風景實在很出色，然而從高處向着山谷，從府邸的高樓向着遠方的眺望，却還要美麗得多。沒有一個賓客，沒有一個訪問者能夠淡然的在露臺上久立，他總是驚異得喘不出氣來，只好大聲叫喊道：「天哪，這裡是多麼曠遠和開展呵！」一片無邊無際的空闊，在眼前展開；點綴着小樹林和水磨的牧場後面，聳立着鬱蒼的森林，像一條微微發光的絲帶；森林之後是在漸遠漸昏的空際，隱現着閃閃的黃色的沙丘；接着這就又是森林，青蒼隱約，恰如遼闊的大海或者平遠的烟靄；後面又是沙丘，已經沒有前一道清楚了，然而還是很分明的在黃蒼蒼的空氣中發閃。在遠遠的地平線上，看見山脊的輪廓；這是白堊岩，雖在極壞的天候，也自燦然發白，似乎爲永久的太陽所照射在這一部分是石膏岩的山脚下，由雪白的質地襯托出幾個煙霧似的依稀的斑點來；這是遠處的鄉村，却已不是人的目力所能辨別——但見一個教堂的金色的尖頂，炎炎的火花似的忽明忽滅，令人覺得這該是住着許多人們的較大的村莊。但全體却沈浸於深的寂靜中，絕不被在澄淨的大氣裏飄揚，忽又在遙遠的寥廓裏消失的隱約可聞的空際歌人的歌詞所妨礙。總而言之，是沒有一個賓客和訪問者能在露臺上靜下來的；如果站着凝眺了一兩點鐘，他就總是反復着這句話：「天哪，這裡是多麼曠遠和開展呵！」

然而這宛然是不可攻取的城寨，從這方面並無道路可通的田莊的居人和地主，是什麼人呢？人應該從別一方面去——那地方有許多散種的櫟樹，在欣欣然迎接漸漸臨近的行人，遠伸着寬闊的枝條，像一個朋友的臂膊，把人一直引到邸宅那裏去，那屋頂，是我們已經從後面看見過的，現在却完全顯現了，在一大排農人小屋，帶着雕刻的屋棟和屋角，以及牠那十字架和雕鏤的懸空的鎖索，都在發着金光的教堂的中間。

這是忒萊瑪拉罕斯克省的地主安特來·伊凡諾維支·田退德尼科夫的地方。這福人是一個三十三歲的年青的漢子，而且還沒有結過婚。

這地主安特來·伊凡諾維支·田退德尼科夫又是何等樣人呢？是什麼人物？特質怎樣，性格如何？——那我們可當然應該去打聽親愛的鄰人了，好心的讀者女士們。鄰人們中的一個，是退伍佐官和快樂主義者一流，現在是已經死掉了，往往用這樣的話來說明他道：「一匹極平常的豬狗！二位將軍，住在相距大約十維爾斯他的地方，時常說：『這小伙子並不蠢，但是他腦袋裏裝得太多了。我能夠幫助他，因為我在彼得堡有着一點連絡，而且在……』」將軍從來沒有說完他的話。地方審判廳長的回答却用了這樣的形式：「明天我要向他收取還沒完清的稅款去了！」一個農夫，對於他的主人是何等樣人的問題，簡直什麼回答也沒有。總而言之，鄰人們對他所抱的意見，是很不高妙的。但去掉成

見的來說，安特來·伊凡諾維支却實在並不是壞人，倒僅僅是無所爲的活在世上的一個。就是沒有他，無所爲的活在世上的傢伙也多得很，爲什麼田退德尼科夫就不該這麼着呢？至於其餘，我們只將他每天相同的一天的生活，給一個簡短的摘要，他是怎樣的性格，他的生活，和圍繞着他的天然之美相關到怎樣，請讀者由此自去判斷就是了。

每天早上，他照例醒得很晚，於是坐在牀上，很久很久的擦眼睛。晦氣的是他的眼睛小得很，所以這工作就需要很多的時光。在這施行期間，有一個漢子，名叫米哈羅，拿着一個面盆和一條手巾，站在房門口。這可憐的米哈羅在這里總得站個點把鐘；後來走到廚房裏去了，於是仍復回轉來；但他的主人却還是坐在牀上，儘在擦他的眼睛。然而他終於跳起來了，洗過手臉，穿好睡衣，走進客廳裏去喝一杯茶，咖啡，可可，或者還有鮮牛奶。他總是慢吞吞的喝，一面胡亂的撒散着麵包屑，漠不關心的到處落着煙捲灰。單是喫早餐，他就要坐到兩點鐘，但是這還不夠。他又取一杯涼茶，慢慢的走到對着庭園的窗口去，在這里，是每天演着這樣的一齣的。

首先是侍者性質的家丁格力戈黎，和管家女貝菲利耶夫娜吵架，這是他照例用了這樣的話來道白的：「哼，你這賤貨，你這不中用的雌兒的你！你還是閉了嘴的好，你這野種！」

「你要這樣嗎？」這雌兒或是貝菲利耶夫娜給他看一看捏緊的拳頭，怒吼着，這位雌兒，雖然極喜

歡鎖在自己箱子裏的葡萄乾，果子醬和別的甜東西，但是並非沒有危險，態度也實在很粗野，勇壯的。「你還和當差的打過架哩，你這沙泥，輕賤的，」格力戈黎叫喊道。「那當差的可也正像你一樣，是一個賊骨頭呀，你想是老爺不知道你嗎？他可是在那里，什麼都聽見。」

「老爺在那里呀？」

「他坐在窗口，什麼都看見。」

一點不錯，老爺坐在窗口，什麼都看見。

還有來添湊這所多瑪和哥摩刺●的，是一個孩子在院子裏放聲大叫，因為母親給了他一個耳光，還有一匹獵狗也一下子坐倒，狂吠起來了；廚子從窗口倒出沸水來，把牠燙壞；總而言之，一切都咆哮，喧嚷得令人受不住。那主人却看着一切，聽着一切，待到這吵鬧非常激烈，快要妨礙他田退德尼科夫的無所爲了，他這才派人到院子裏來，說道，但願下面鬧得輕一點。

● Sodom i Gomorrah 是兩個古市名，見於「舊約」，大約有近死海南界，後來就用牠來喻風俗紊亂的都市了；這里是以比下面的胡鬧和驚喧的——譯者。

午餐之前的兩點鐘，安特來·伊凡諾維支是坐在書房裏，做着一部偉大的著作，要從所有一切的立場，社會的，政治的，哲學的和宗教的，來把捉和照見全體俄羅斯；並且解決時代所給與的困難的懸案和問題，分明的決定俄國的偉大的將來，是在那一條道路上；總而言之，這是一部現代人纔能夠計劃出來的著作。但首先是關於他那主意的傑構的布置：咬着筆幹，在紙上畫一點花兒，於是又把一切都推在一邊；另外拿起一本書，一直到午餐時候不放下。一面喝羹湯，添醬油，喫燒肉以及甜點心，一面慢慢的看着這本書，弄得別的穀饌完全冰冷了，有些還簡直沒有動。於是又喝下一杯咖啡去，吸起菸斗兒，獨自玩一局象棋做消遣。到晚餐時候為止，此外還做些什麼呢——可實在很難說。我想，大概是什麼也不做了。

這三十三歲的年青人，就總是穿着睡衣，不繫領帶，完全孤獨而且離開了世界，消遣着他的時光。散步和奔波，他不喜歡，他從來不高興到外面去走走，或者開一扇窗戶，把新鮮空氣放進房裏來。鄉村的美麗的風景，賓客和訪問者是不勝其數賞的，但對於主人自己，却彷彿一無所有，讀者由此可以知道，這安特來·伊凡諾維支·田退德尼科夫，是屬於在俄國已經絕迹，先前是叫作睡帽，廢料，熊皮等等的一大羣裏面的，現在我可實在找不出名目。這樣的性質，是生成的，還是置身嚴厲的環境裏，作為一個悲涼的生活關係的出產，造了出來的，是一個問題。要來解答，也許還是講一講安特來·伊凡諾

維支的童年和學齡的故事，較爲合適罷。

開初，是大家都說他會很有些聰明的。到十二歲，有一點病態和幻想了，但以神經銳敏的兒童，進了一個學校，那校長，是一位當時實在很不平常的人：是少年們的偶像，所有教師們的驚奇的模範，亞歷山大·保甫洛維支有一種非常微妙的感覺。他多麼熟悉俄國人的性質呵！他多麼知道孩子的心情呵！他多麼懂得引導和操縱兒童呵！刁滑的和搗亂的如果鬧出事情來，沒有一個不自己去找校長招認他的胡行和壞事的。然而這還不是全部：他受了嚴重的責罰，但小滑頭却並不因此垂頭喪氣，反比先前更加昂然的走出屋子來。他的臉上有著新鮮的勇氣模樣的東西，一種心裏的聲音在告訴他道：「前去！快點站起，再靜靜的立定罷，雖然你跌倒了。」校長對於他的少年們從不多講好規矩。他單是常常說：「我只希望我的學生一件事：就是他們伶俐和懂事，此外什麼也沒有！誰有想要聰明的雄心，他就沒有工夫胡鬧；那胡鬧也就自然消滅了。」而且也真是這樣子，胡鬧完全消滅了，一個不肯用功的學生，只好受他的同窗的輕蔑。年紀大的蠢才和傻子，就得甘受最年幼者給他起的極壞的綽號，不能動一動他們的毫毛。這太過了！許多人說：「孩子太伶俐，就會驕傲的。」——「不，毫沒有太過，」他回答道，「資質低的學生，我是不久留在校裏的；只要他修完了課程，就足夠了；但給資質好的，我却還有別樣的科目。」而且實在，資質好的可真得修完一種別樣的課程。他許可看許多搗亂和胡鬧，毫

去禁止牠；在孩子的這輕舉妄動裏他看見他們的精神活動的滋長的開端，他還聲明說，在他這是少不得的，倒非常必要，恰如一個醫生的看疹子——爲了精密的調查人的內部，究竟在怎樣的發展着起來。

然而孩子們也多麼愛他呵！孩子對他的父母，也沒有這樣的依戀和親愛，在不顧前後的年紀，投入懷抱的奔放的情熱，也不及對於他的愛的強烈和堅牢。他的感恩的門徒們，一直到入墓，一直到臨終，都在他久經死去的先生的生辰，舉起酒盃，來作紀念，閉了眼睛，爲他下感傷之淚。從他嘴裏得一句小小的誇獎，學生們就高興得發抖，萌生努力的志願，要勝過所有的同窗。沒有資質的人，他是不給久留在校裏的；他們只須修完一種短短的課程；但有資質的，就得做加倍的學業，而全由特選生組成的最高年級，則和別的學校完全不相同。到這一級，這才把別的胡塗蟲所施教於孩子的東西，來向學生們施教——就是發達的理性，不自戲弄，然而了然，安受譏笑，寬恕昏愚，力戒輕率，不失堅忍，決不報怨，長保儼然的甯靜和堅定的自持；只要遇到可以把人鍊成一個強毅的人的一切，就來實行，他自己也和學生們在不斷的嘗試和實驗。唉，他是多麼深通人生的科學呵！

他的教師的數目不很多，大部份的學科都由他自己教。他知道不玩學者的排場，不用難懂的術語，不說高遠的學說和胖大的空談，而講述學問的精神，就是還未成年的人，也立刻懂得，他將這智識